

追夫狂想

青海人民出版社

112200

豆蔻系列

追夫狂想

于晴/著

5646314

(青)新登字01号

414 29 24
266 11 08

148 08 18

(台湾)于晴言情作品集

追夫狂想

于晴著

责任编辑：康 瑛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7.5 字数：70万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225-01136-7/I·231

全套定价：49.00元 (1—5) 单册定价：9.80元

内 容 提 要

他当她是可怕的瘟疫，
并将她的自尊踩在脚底下；
而她一向是有仇报仇、有恩就忘，
所以在他冷眼相向的第一眼起，
她就决定——
她要倒追他，
她要他掉入情网，五体投地的爱上她！！

亦真亦幻皆是情

(代序)

阡 陌

于晴原名范静郁 在台湾新生代女作家中，于晴和席绢是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的比翼鸟。这是两个不同凡响的女作家，她们文化都不算高，不过是专校毕业生，相当于大陆的中专吧。出道都很晚，席绢是1993年发表处女作的，于晴也在此时一炮走红，席绢以处女作《交错时光的爱恋》席卷台湾；于晴与席绢不同，初时平平，越写越火，到最近的《金锁姻缘》、《龙的新娘》简直有红透港台之势。这两个万盛的“当家花旦”竞赛似地成长，巾帼不让须眉，加上另两位女作家，林晓筠和沈亚，把素以武侠之霸气雄踞首榜的台湾俗文学出版界闹了个阴盛阳衰。四小名旦每人以每月一部的速度推进，简直令人瞠目。

相比之下于晴虽也是纯情一族，但较之席绢似乎要老辣得多。席绢的活泼俏皮及纯净透明的灵感，在于晴的书中相对而言要少得多。

席绢的书似一泓清泉汇于潭中，潭下纤毫毕见，小鱼竞游，小虾觅食，卵石丛中螃蟹挥动大螯，飘塘沉底的落叶，

哪怕蠕蠕而动的红线虫都可以一眼望透。而于晴的书则不同，她运思添了许多匠心。以《为你收藏片片真心》为例，自命风流，向往自由害怕婚姻束缚的“五剑客”，他们坚守独身主义，一直固守心中的感情堡垒，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极佳的防护，然而，在遇到了似乎“前缘命定”的女子以后，一个个瓦解了独身主义的防线，在爱神的召唤下，他们一一弃甲投降。

这部书里写了五个人的爱情故事，而于晴不是平分笔力，而是用一段传奇式的姻缘——一个怪怪的孤儿骆小小专科毕业以后到台北来谢爱心——寻找十年来出资助学培养她的素不相识的毛先生（类似于大陆的希望工程春蕾计划一类的助学活动）。以此作纵轴，贯串全书五个人的爱情故事，全书以最后找到毛先生为结尾。由爱到恨——由恨到爱——再回归到爱的心路历程。五个人的爱情故事，看似渐落俗套，但峰回路转，笔峰一转圆了骆小小的梦，令读者润湿了眼睛。于晴的笔力在于这一“转”。

于晴作品集中《我依然恋你如昔》是纪家三个女儿独特婚恋史。一个是主动型（纪子琪）、两个是被动型（纪子萍、纪子菱）。于晴从三个侧面揭示了女子的婚恋心态，说明了女子的婚恋没有固定的模式，似乎有一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宿命思想。

《原来是你》、《亲密宝贝》、《红苹果之恋》、《假如我给你我的心》、《嗨！偷心俏佳人》五部书中的男子都是一往深情的真挚男子，而女主人公都是平平凡凡的小家碧玉或浪漫天真、机智灵活的小妞。情节充满了浓浓的现代生活气息，

人物的对话语言极富个性和幽默感，真是精采纷呈。

第二辑还特意遴选了《追夫狂想》、《痴心只是难懂》、《请你不要把眼光离开》共三部现实题材，以及《金锁姻缘》、《龙的新娘》、《乞儿弄蝶》三部古代题材。这六部作品虽不是于晴作品之全貌，却也充分展现了于晴作品的特色。《金锁姻缘》是于晴对新文体的一次尝试，借用有神论者的灵魂学说，让明代的灵魂飘游进 20 世纪，接受到了现代文明以后，又飘回到了明代，作者显然不在宣扬迷信，而是借这种形式，让现代文明与古代愚昧进行碰撞，显而易见，这种借代不过是手段，目的在于显示今天人类社会的先进，让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热爱今天，热爱生活。

而由于主人翁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里感同身受的体验带来了故事喜剧性的演进，这种演进是作者人文思想的展现。

《乞儿弄蝶》与《金锁姻缘》有点连带关系，它们之间有一个人物相互贯串——杨明。而这个人物的出现并不等于两书之间有有机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过说明同题材同时代而已。《乞儿弄蝶》也是喜剧，一个乞儿与一个牧场主本来是无干无涉的，然而，由于乞儿桀傲不驯，出身生活底层的她，对世间的一切都有着一种本能的抗拒，尤其激烈地反对礼教。她死也不洗澡，吃饭用手抓，满口改不掉的脏话。照例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也不会有人喜欢，然而自己也想不明白的牧场主，竟喜欢上了她。这样一个平凡的仅有一点喜剧色彩的故事，于晴把它放在一个十分恐怖的背景下来写，便有声有色了。杀人魔每月要杀一个未婚的女子，吸干她的血，而裴家牧场面对的就是屡抓不获，而且已经渗透进庄院的杀

人魔。于晴是很会造势的，她制造出一环扣一环的悬念，使《乞儿弄蝶》成了惊险喜剧。

《龙的新娘》则是题材上的又一出新，这是一种魔幻社会言情小说。三个 23 世纪的基因组合成的绝色美男，他们是属于伟大的龙的家族，他们拥有开启希望之门的钥匙，当他们通过时间之门进入 20 世纪，寻找遗在古代（20 世纪）的红龙珏、蓝龙玉、青龙石，只有找到这三种许愿之石，才能得到神之恩准，实现愿望。然而龙之家族的这三个美男，没有能再回到 23 世纪。因为他们在那里奇遇了三个不同的女子，爱挽留了他们的脚步。这部爱情小说增加了魔幻惊险的成分，然而作者的笔触依然在于抒写当代社会的美好。《触不到的爱》、《亲亲我的爱》与《龙的新娘》可以说是于晴的魔幻言情三部曲。作者执著地热爱今天的生活，她鄙夷封建社会嘲讽封建社会，她也傲视未来，她对今天情有独钟。她在献给读者美妙的爱情故事的时候，毫不隐瞒地端出了自己的哲学思辩。

至此，于晴创作的十五部爱情小说已全部推出，可以预期大陆广大青年读者继琼瑶之后又将掀起一股于晴热。

楔子

“你必须结婚。”

“我不！”温小薰抵死不从。

“你必须答应。”

“你去死吧！”

“我是你父亲，你竟然敢叫我去死？”温学照很戏剧化地从口袋里拿出一瓶药。“两个选择，一是结婚，一是喝下它。”

“这……什么？”温小薰怀疑地问。

她老爸是个电视迷，别看堂堂一个企业家，他向来可是有样学样，对电视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温学照得意地笑笑。

“砒霜。”

“你疯了！我是你女儿，你竟然想毒死我！”

“结婚或是西方极乐世界？让你自个儿选择！”这正是温学照最近租回的录影带中的对白。

说完话，他便潇洒地离去。

留下那瓶毒药。

1

打从一大早起床开始，唐易凡左边下头倒数第三个牙齿便隐隐作痛。

每当唐易凡的牙痛一发作，他的眉头便不禁深蹙起来。牙痛嘛！本来就是非人的折磨，别看它小小的一颗牙齿，要是真痛起来，不要说是痛得死去活来，让你痛得恨不得就此昏死过去也有可能。

所幸，正所谓物物相克。牙痛自然有牙医师解决，只要牙医师不休假，一切好办事。不过唐易凡的牙痛稍稍与众不同。

他的牙痛正是他不幸的开始。

说来也许有人不相信，唐易凡自幼开始便是一身无病无痛，就连在外头淋了一场大雨也不曾感冒生病过，更别谈他那口洁白健康的牙齿，简直可以去拍“黄”人牙膏了。不过这人人称羡的好身体，唐易凡却大不苟同，他宁愿偶尔蛀蛀牙、发发脓，看看牙医师，做个正常体质的男人——偏偏他不是。

他的牙痛发作的时候，可不同一般人去探望牙医师就可止痛消肿。若想要他的牙痛消失，除非噩运结束。

这不是神话，更不是信口胡诌，而是有历史根据

的。

举凡过去事迹——唐父去世、高中突来的盲肠炎、公路上一场小车祸，加上几年前的初恋幻灭等，不胜枚举的不幸事件全在牙痛后的第二天发生，而且从不出差错；换言之，他的牙疼不^不为他带来噩运的机率等于零。

若不是他天生就是属于那种太过理智的人——也就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男人，只怕这回他早就吓得缩在棉被里，一辈子也不愿探出头来。

想到这里，镜中的唐易凡几乎要冒出冷汗。

这回——又将有什么噩运到来？



唐家公寓共有七层，共有三层留给自家人住，其余四层皆出租。这是自四年前唐家长兄娶了老婆——艾昭筠后，唐家公寓才少了一层出租的房子。原因无它，只因唐家本三男一母，长兄唐伟彬，次男唐易凡，么男唐永平，除了唐伟彬心满意足地踏入婚姻陷阱外，其余二男至今仍然单身。

这二男便是唐易凡与唐永平。

本来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乃天经地议之事。偏偏这两个加起来已经有半个世纪岁数的兄弟，对婚姻可恐惧得很。而这份惧怕却来自长兄唐伟彬的婚姻之鉴。

当年，唐伟彬娶了艾昭筠当老婆，在蜜月旅行后便

发现怀孕了，本来唐伟彬是打算生一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对唐家也算有个交代；偏偏昭筠生了一对双胞胎，唐家大喜过望，反正一个孩子不嫌少，二个孩子恰好，于是这对双胞胎男孩便在唐家的宠溺之下过了一年。

不料，一年后昭筠又害喜，唐伟彬暗叫不妙，一年前陪着老婆生产，那吓死人的痛苦可是亲眼目睹的，若不是身为律师的自制力迫使他走出产房才昏倒在地，只怕在产房里就要当场出丑了。为此，唐伟彬不打算再生小孩，反正已有一对活泼的双胞胎，此生又有何求呢？岂料艾昭筠一个不小心又怀了孕，使得他好几晚连做恶梦。所幸，这回平安生下孩子——又是双胞胎，从此唐家不得安宁，四个小魔头——三男一女把唐家整得天翻地覆。

就是这个前车之鉴，让唐家两个单身汉深信婚姻只有徒增麻烦，所以无论唐母如何强押他们俩去相亲，他们总是能在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下躲过了。

想想，婚姻关系除了有吓死人的生产过程、烦死人的小娃儿，再加上吵死人、外加好奇心旺盛的老婆——虽然唐伟彬习以为常，还将此视为优点，但唐易凡、唐永平恐惧婚姻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要结婚？不如叫他们自杀来得痛快些！

当唐易凡捧着牙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态走进饭厅，还来不及回过神，一团黑影便直扑而来。若不是他眼明手快、训练有素地抱个满怀，只怕这回这团顽皮的黑影早落了地，送医急救去了。

“大叔，你真棒！”说话的正是三圆。

唐家为了便于叫这四个小魔鬼，干脆从一圆、二圆、三圆、小圆依序编排叫起，叫得顺口又不费力，这法子大概也只有女人才想得出来。

哎！说不定这回牙痛又是唐母想逼他去相亲！易凡不安地想着，二、三天前那个多嘴的女子可是吵得他耳根子好几天都无法清静下来……

“大叔，我也要！”四个小魔头中唯一的小女生——小圆，她也想模仿三圆的特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唐易凡身上跳去……

“等等！小圆，大叔抱不动！”唐易凡警告她。

三岁的小孩哪懂得这个道理，只见她奋力地往上一跃，凭她肥短的身材，当然跳不到易凡怀里，反而像只无尾熊紧紧地攀住他的衣裤。

没一会儿的工夫，小圆就给人抱了起来，不过抱的人不是唐易凡，而是唐家么男唐永平。

“小圆圆，大叔不抱，小叔抱抱；来，给小叔一个响吻！”唐永平笑嘻嘻地把脸凑过去。

“不要!”小圆皱起鼻头，慢慢咬着字说——她是四个娃儿里最像母亲的。

“不要，为什么?”

“臭!”

“臭!”唐永平故作惊讶，还朝她胖嘟嘟的身子不住地闻去。“小圆圆一点也不臭啊!不过，小叔也不在乎这一点臭味，嗯!来，给小叔一个吻!”他把脸凑过去。

“不是我臭!”小圆大嚷：“是叔啦!”

永平笑嘻嘻地说：“既然小圆害羞，那就让小叔亲你好了。”

“妈咪，你看叔啦!”小圆急得快哭出来了，两支肥肥短短的小腿直在永平身上蹬着。

昭筠瞪了永平一眼，硬是将小圆抱了过去。

“别理叔，八成昨天又让人给甩了，心里有点不太正常。你知道叔这个人花心得很，见不得让别的女人先甩了他，所以心里不平衡，你要原谅叔，别生他的气哦!”昭筠边喂小圆，边认真地说道。

小圆点点头，同情地朝永平说：“叔，我不怪你!”

永平存心捉弄她。“你让叔亲亲，叔就不会难过，要不然叔会哭的哦!”

“不行!妈咪说过，亲亲是要留给自己最喜欢的男生，叔不是，我不要!”

“你不要？当心叔晚上说鬼故事给你听，里头有好多可怕的青面獠牙，包你吓得屁滚尿流，你不怕吗？”他声色俱佳，装出一副吓死人的鬼样，让小圆又惊又叫地缩进昭筠的怀里。

“你要是再企图吓我女儿，就等着收法院通知单吧！”唐伟彬开口道，不忘给老婆一个吻。

“所谓人尽其用，反正小圆就这点功效，让我逗逗又有何不可？！”唐永平昨晚的遭遇真如昭筠嫂子说的——让人给甩了，所以此时心里有些不平衡。

想想，他唐永平好歹也是人中之龙，岂有先让女人给甩了的道理？没有嘛！只有他先甩了人家，怎知昨晚的茜茜轻易就挥手说拜拜，他岂能咽下这口气……

他无聊地瞥了一眼易凡，忽地面露紧张，一拉椅，便连忙退到数十公尺之外。

“永平，怎么啦？”唐母不解地问。

“二哥他——”唐永平难得被吓住了。

“易凡？”一家人全看向正在喂三圆喝粥的易凡。

怔了怔，易凡停下手边的动作，抬头看永平。

“二哥他又牙疼了！”此言一出，唐家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首先，唐伟彬就近抱了一圆，见昭筠还反应不过来，连忙拉了她就跑；虽然唐母试图做出无动于衷的表

情，但还是拉了二圆慢慢地退到客厅里，至于永平原想夺门而出，一见三圆还傻愣愣地等着易凡喂下一口粥，也顾不得后果，一个箭步便上前将三圆抢在怀里——谁叫他是他的叔呢？

易凡平静地看着他们的举动。

“你们这是干什么？”易凡很有礼貌地问。事实上，从小到大还没有人见过他这副彬彬有礼的态度呢！

“该死！二哥，你又牙疼了是不是？”永平一脸警惕地问，再大的事也不曾让他吓白了脸，唯独这件事例外。

易凡点点头。“所以……”

“所以？”永平开始大声嚷嚷：“还有所以？该死，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起码昨晚我可以住在同事家，不用回来沾你的霉气了。”

“永平，别这样对易凡说话！”昭筠看不惯唐家的人对易凡避如蛇蝎的态度。“牙痛又不会传染，我认识一个不错的牙科医生……”

“筠筠，你不了解！这一直是唐家的秘密，二哥的牙痛不是普通的牙医师就可以解决的。”要不是永平注意到易凡一向木然的表情起了变化，说不定此时此刻他早已先受其殃。

感谢佛祖恩德！

不是他不顾兄弟情，只是大难来时，他只能明哲保身。

“永平说的没错！”伟彬叹了口气，看着易凡。“好的解决方法是足不出户，这是我的建议。”

永平拚命地点头。

昭筠只是迷惘地看着他们，至今发生了什么事，她还不清楚。

“我倒不认为。”易凡淡淡地说，并从沙发上拿起他的公事包。

“你确定你要上班？”永平问。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

“我希望今晚还能见到你。”永平耸耸肩道。

“永平！”唐母惊惧地大叫。

永平看了唐母一眼，又转向易凡。“我道歉！站在兄弟的立场，我先提醒你一声：开车小心、小心食物中毒，当心你事务所的招牌掉下来砸到你，或是房屋意外塌陷，你知道最近地震很多的嘛！另外还有衷心地劝告你，管它是哪颗牙，真痛还是假痛，回家之前先去拔了它！？”

“永平！”这回是唐家的人一起喝住他——他太过分了！

“我说的是实话嘛！”永平喊冤。“你们不也这样希